



大汉钱潮

C IN THE HAN DYNASTY-
oinage A Hero in the Making

(上册)

杨军◎著



中国金融出版



大汉钱潮

C
IN THE HAN DYNASTY-
Coinage A Hero in the Making

(上册)

杨军◎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仲 垣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毛春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钱潮 (Dahan Qianchao) (上、下册) / 杨军著. —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4

ISBN 978 - 7 - 5049 - 7863 - 9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846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44.75

字数 776 千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上、下册)

ISBN 978 - 7 - 5049 - 7863 - 9/F. 742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杨争光

《大汉钱潮》的作者、内容，甚至意义和价值，都会在这本书里有它们合适的位置，白纸黑字，每一个标点都会清清楚楚，无须多言。

自从有了“钱”——权之力就不再横行天下，一尊独大了。是的，钱买不来皇帝，但皇帝不以“钱道”而行，帝国大厦就会因为“钱事”而被摧毁。帝国大厦毁了，皇帝安在？

汉武帝应该知道钱是咋回事，要不，五铢钱就不会那么坚挺，从他之前到他之后，一直挺了七百多年，为世界货币史所仅见。唐太宗、武则天也应该知道钱是咋回事，要不，大唐盛世就不会成为事实。所谓的“汉唐雄风”，不只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唐太宗陵前的“昭陵六骏”，不只是王昭君的“胡笳十八拍”、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还有汉赋，唐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以“钱”为前提，知道钱是咋回事的人才能创造出来的辉煌。

杨军也知道钱是咋回事。也知道钱币——不管是金属铸造还是纸质印刷，其造型和图案，材质和纹理里蕴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密码，否则，他不敢用他的笔挑战历史，挑战现实，写这一部《大汉钱潮》，而且，洋洋 60 万言。

对钱币，杨军有专门的研究；对历史，杨军有针对性的考量；对文

学，杨军有百万字以上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果。杨军还有影视剧创作的经历，更多地知道故事和人物塑造对一部长篇小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信任杨军，信任他精心经营的这一部《大汉钱潮》的理由。

我们睡着，历史就不会苏醒。我们醒了，历史就会睁开眼睛，就会跳进现实，显现它应有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我们麻木，钱币就没有生命。我们恢复了知觉嗅觉味觉，钱币就会参与我们的精神和情感，让我们感知与它有关的酸甜苦辣和难得一见的五彩斑斓。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钱币就会以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生命，变身为艺术，讲述故事，创造形象，并赋予自身以意义——钱币内在的价值，而不只是交换时的价格，流通时的数字。

《大汉钱潮》应该是厚重的，也应该是好看的。

还有——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园林里，就题材而言，它是独一份。

还有——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钱”不正在厮杀吗？“二战”以后，以美元为基础创造的美利坚神话和帝国已经受到挑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上演。《大汉钱潮》在这个时候出版，也算是恰逢其时。我还要为它祝福，希望它能交上好运。

2015年10月6日于深圳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影视编剧，深圳市文联副主席）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七诸国起兵反叛	梁武王拼死守关	1
第二章	吴楚王饮恨托孤	铜铁官泣血抛子	15
第三章	老忠臣吐露真相	侠义士义冲云天	27
第四章	漂泊客投奔遇险	丝绸商深宅藏秘	38
第五章	展奇技震惊众人	解冤案大义灭亲	50
第六章	肝胆士寻儿路艰	子钱家徒遭暗算	63
第七章	恶管家设计害主	老仆人护幼尽忠	76
第八章	施计策一箭双雕	多作恶奸人被除	88
第九章	赊贷主心事难藏	报恩客传奇当书	100
第十章	听天命福祸相依	两无猜兄妹情笃	112
第十一章	豆豉商要尽伎俩	莽少年却结仇怨	124
第十二章	无端由英卓遇刺	表善心无瑕逢劫	136
第十三章	小树林初会对手	长安城突被查封	149
第十四章	弃前嫌委以重托	涌暗流祸起萧墙	160
第十五章	承使命勘破大案	话归来皆大欢喜	171

第十六章	小少年担当重任	奸猾商各怀鬼胎	183
第十七章	为寻亲使君入山	陷危机伍府私斗	195
第十八章	生变故四处离散	事无常寻亲未果	207
第十九章	少年帮遭逢横祸	任使君一夜成人	218
第二十章	小少年流落马场	大侠客王府受制	229
第二十一章	养马场使君脱险	秦岭山探寻师祖	241
第二十二章	逍遥仙隐居深山	为济世暗藏秘辛	252
第二十三章	奇女子出手救人	指路人道破玄机	263
第二十四章	长安雪望子成龙	不速客图谋不轨	274
第二十五章	任使君下山求药	刘户曹心生歹念	286
第二十六章	淮南王出手相救	落魄人虎口脱险	298
第二十七章	黑衣人夜潜王府	淮南王暗中筹谋	310
第二十八章	赊贷行故人依旧	王爷府宝物失窃	322
第二十九章	少年帮喋血法场	铜铁官甘心赴死	334
第三十章	淮南王计试使君	儿时伴王府重逢	346

下册

第三十一章	传世古真假难辨	负怨气悠然出走	357
第三十二章	借天助郭解获救	起风波无瑕失踪	369
第三十三章	生蹊跷无瑕还府	念师祖使君入山	381
第三十四章	长安雪生命垂危	传承人重任难当	392
第三十五章	铸珍宝使君功成	继皇位新帝主政	403
第三十六章	绝情面张汤断案	寻郎中使君入宫	413
第三十七章	惹祸端身陷囹圄	表直言冒死论法	425
第三十八章	生险象狱中投毒	起涟漪太子解救	436
第三十九章	蒙面人肆意要挟	铸套币敬献新帝	447

第四十章	惊天下福禄寿禧	无盐家又遭新劫	458
第四十一章	入战区无瑕被俘	显身手使君闯营	469
第四十二章	遭误会四处躲逃	历磨难终进聂府	481
第四十三章	聂宗义威逼使君	大管家劫走无瑕	492
第四十四章	危急处无瑕遇救	关键时歹人被诛	503
第四十五章	助道义使君出手	国家事大侠托付	513
第四十六章	传消息救急边关	临战事风起云涌	525
第四十七章	无盐谈突访聂府	老故友翻脸成仇	536
第四十八章	施阴谋半道遇刺	遭陷害堕入困境	547
第四十九章	使君难躲难中难	汉廷巧布计中计	559
第五十章	出奇兵闽越凯旋	刘翁主长安私会	570
第五十一章	入死牢使君难逃	吴叛党洛阳起事	581
第五十二章	劫法场奇兵天降	任使君负罪流亡	592
第五十三章	因喜钱生惹祸端	为救人夜奔雪山	603
第五十四章	展身手研铸异币	弱女子生死迷离	615
第五十五章	亲兄弟反目相逼	蒙哥玛倾诉身世	626
第五十六章	释前嫌使君救人	偶发现惊天秘密	637
第五十七章	边关月映照西域	大汉人誓死回归	648
第五十八章	任使君突兀遇害	张翼德身世大白	661
第五十九章	纳贤会风波骤起	淮南王变论生死	673
第六十章	两兄弟联手荡敌	上林官千古留风	684
历史钩沉：汉武帝六次币制改革			695
后记			699

第一章

七诸国起兵反叛 梁武王拼死守关

公元前154年，初冬的萧索寒气已笼罩在淮河两岸空旷的原野之上，衰草连天，似已远去地平线之外。偶尔有一只落单的大鸟，啁啾地飞过原野去，分明是一片寂寥的光景。巍巍大汉江山，眼下却并不平静。黎明时分，天光刚刚破晓，淮河畔便是一阵地动山摇。

伴着飞扬的马蹄和滚动的车辙，长河尽头，隐约传来通天的呐喊声。

“诛晁错，清君侧！”

霎时间，地平线上烟尘四起，隐天蔽日。唯有一面金黄色的旌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自烟尘中穿出，恰似刺破黎明天穹的一道曙光，旗面上大大的“吴”字在风中招展。

千乘万骑紧随旌旗之后，沿着淮河一岸铺天盖地地厮杀过来，整齐的口号也逐渐演变成杂乱的杀伐声。正是来势汹汹的吴楚军队。

当头的枣红色骏马，载着一身戎装的吴王刘濞，他一手紧握缰绳，一手持着染血长剑，面不改色地驱马前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节节败退的梁国军队。刘濞脸上飞快地闪过得意神色，下巴微扬，目光似已越过前方尸横遍野的染血平原，远眺到数十里外拔地而起的梁国城墙。

梁国乃吴楚之地与大汉京畿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攻下，刘濞便能挥师长安如入无人之境。到那时，便再无力量能够阻碍于他。遇神杀神，遇鬼灭鬼，更不是什么夸口之言。

“将士们，给我冲啊！拿下梁国，本王重重有赏！”刘濞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激动，骑在高头大马上，睥睨着挡在吴楚大军前那些不知死活的梁国士兵，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冷哼，随即振臂一呼，众将士云集响应。

战鼓轰然雷动，响彻云霄。吴国的千军万马冲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梁国残余军队。两军纠缠在一起，一场混战旋即展开，只见利器白刃所到之处寒光一片，慑人心魄。尽管梁国军队殊死一搏，奈何吴楚军愈战愈勇，染血的大剑下，梁国士兵纷纷倒地，进而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一鼓作气终了，梁国士兵已是尸横遍野。吴楚军队面向威风赫赫的刘濞，口中呼喊胜利的口号。

直到刘濞抬高双手然后在空中向下按了按，大军才安静下来。刘濞对面，一匹黑色骏马分开人群走了过来。马上载着一名身着铠甲的年轻男子，刚毅的方形脸，轮廓与刘濞倒是有几分神似，炯炯有神的双目和嘴角掩饰不住的笑容，更是如同刘濞一样意气风发，有一丝难掩的贵族风度。

诸位将士认出这便是吴王刘濞的二儿子，即当今的吴国太子刘驹，纷纷给他让路。

吴太子在距离刘濞两三百米远时，就跳下马来，按着腰间佩剑大步流星地走到刘濞马前来，深鞠一躬：“父王千岁！梁国城池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我军顺利攻破，如今梁国城内也不过是些散兵游勇，不足挂齿，我军不消两三日，便可一举拿下梁国，挥师长安！”

“好！”刘濞神采奕奕地赞道，命令刘驹犒赏三军，以解劳乏，然后就地扎营，与梁国城呈两相对峙之势。

刘驹还未领命退下，吴国丞相便匆匆上前，先是向刘濞深鞠一躬，然后才禀道：“大王，消息来报，当今圣上听从袁盎之意，已诛杀谗言的晁错，意在平息战事，不知大王认为可否退兵？”

刚才喜上眉梢的刘濞，顿时脸色一沉：“什么？我吴楚大军一路上攻无不克，势如破竹，如今大半个江山已经是本王囊中之物，那刘启竟妄想本王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退兵？到底是那老不死的袁盎老糊涂了，还是皇帝心知肚明，这场仗继续打下去，他会保不住他的江山，所以害怕地要向本王求饶了？”

“大王英明。时下老百姓已称大王为‘东帝’了，即便是当今皇上，也要对大王恭敬三分。”丞相非但没有对刘濞直呼皇帝名姓一事表示非议，还对刘濞恭维了一番。不过，丞相也并非溜须拍马之人，方才所言并非捏造，也不是为了讨得刘濞欢心。

自四十年前，尚为沛侯的刘濞随高祖刘邦平定英布之乱时起，他的一

生可谓风生水起、春风得意。英布之乱后一年，高祖便亲封刘濞为吴王，都于沛县，改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震慑江东。刘濞的势力在此后四十年间更是突飞猛进，在各路诸侯之中可谓出类拔萃，也正因如此，才有今日他登高一呼，七国军队便迅速集结，成立了凶悍的吴楚大军，势头直逼天家长安的景象！

此时此刻，皇帝刘启岂止敬他三分，只怕面对面，还要对他俯首帖耳恳求饶命才是！

然而刘濞对丞相的话无甚好感，反倒有些不痛快地诘了一句：“本王何曾稀罕什么‘东帝’、‘南帝’？本王要当就当皇帝！”丞相闻言一愣。刘濞却满不在乎地补充道：“同是刘家的天下，为何本王就不能做皇帝？”

“可是……”

丞相话未出口，就被刘濞狠狠一眼瞪了回去。

“这些年来，本王在吴国境内开凿铜山，铸造钱币，又煮水为盐，避税贩售，累积下无数财富。多年来更是广纳天下贤士，笼络各路诸侯，朝廷对本王早有戒心，这一战本是注定。如今本王占了先机，若不能挥师长安，直捣黄龙，来日必将会遭刘启毒手。他和袁盎这一招弃车保帅，算得精明，本王却偏偏不上当！”

刘濞眯着眼，看着风尘笼罩中的旷野平原。可在他眼中，岂是只有这区区寸土？他要的，是整个大汉天下！

刘驹也站出来附和：“父王远见！自先帝以来，朝廷就有削藩的苗头，如今皇帝更是听从晁错之意，对诸侯国百般刁难，父王身为七国之首贤，肩负重任，更是民心所向，就算是拿下全部江山又如何？”

“大王英明！大王英明！”

士兵们异口同声，气冲霄汉，更是助长了刘濞野心。他当即拔剑挥臂，高呼：“传本王命令，所有将士不得有丝毫松懈，一鼓作气，拿下梁国城！”

话音落下，余音尚在阵阵呼号的狂风中盘桓，吴楚军队已然安营扎寨，做好了进攻前方梁国城池的准备。

很快，数万精兵奉命将梁国城团团围住，任凭一只蚂蚁也难以逃出。

再往后，一排排军士端着弓箭，摆开了向城墙上射击的姿势。另有数队人马正在准备云梯、绳索和巨大的木柱，只待吴王一声令下，即刻便可攻城。

这一切，都被梁国探子一一禀报给正在城墙上巡视的梁王刘武。

时值正午，刘武却没有在睢阳宫中用膳，而是在国相韩安国及若干将

士的陪同下认真巡查各防务点。身为梁孝王的刘武，不但未有华袍加身，反而是一身戎装，右手不时握住腰间的佩剑，一副沉着警惕却又不免紧张的态势。

听罢探子来报，刘武已是眉头紧锁：“长安的救兵为何迟迟未到？”

“回我王，已下三道求救急书，可是……”韩安国恭敬地弓着身子，却是欲言又止。

刘武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再发！请皇兄速速派兵救国。”

传信官奉命转身，正欲退下，却又被刘武一声“等等”叫住。只见刘武抓起自己衣袍一角，飞快地抽剑割断，然后将这块残料交与传信官。

“你转告皇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刘武为皇兄保卫大汉江山，无怨无悔，恳请皇兄念在手足之情，速速援救。见衣角如见本人，本王就不信，皇兄能对这份血脉亲情无动于衷。想来便是太后也不会答应！”

韩安国喟叹了一口气：“皇上秉承先帝仁厚旨意，对吴王刘濞再三忍让，但如今，已是无路可退！倘若救兵再迟上几日，恐怕梁国难保。”

刘武深知韩安国所言非虚，心头如同压了千斤巨石般沉重。冥想片刻，他打起精神，吩咐道：“号令全城百姓作好战斗准备，不论男女老幼，每人都发放武器，各尽其责，绝不能浪费半分可用之力。”

“是！”

刘武又咬着牙，负手立于苍茫北风之中，仰头望着三尺青天，悲愤地说：“梁国地处吴军通往朝廷的军事要冲，只要守住梁国，就等于保住了我大汉江山。高祖在上，定要保佑儿孙此战顺利，儿孙自当与梁国上下一心，誓死保卫梁国城。”

众将士闻言，便一齐拱手高呼：“誓死保卫梁国城！”

悠悠淮河，仿若因之微微一颤。

千里之外的长安城，也被一阵快马蹄声惊飞了集市上贩卖的白鹅，呆头呆脑的家禽们纷纷扑楞着翅膀给那匹被鞭打得皮开肉绽的黑马让路。

“吁——”

快马逼近城南司马门，鸿翎急使才紧急地勒住缰绳，不等马蹄停稳妥当，他便滚鞍下马，高擎着手中的急件，朝守卫森严的宫门飞奔而去，同时提高了声调大呼：“梁国急报！”

禁军接过信件，同样高举着奔入宫中，高喊道：“梁国急报！”

汉家天子的斗拱飞檐之内，几片枯萎的黄叶应声飘落，打乱午后的宁静。

宫外长街，一大早就开始沸腾起来，有一家店铺格外引人注目，不消半日，就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客人了。

这便是长安城内的老字号招牌店——方圆赊贷行。

说起赊贷行，顾名思义就是办理货币借贷流通的场所，兴办赊贷行的老板通常被称为“子钱家”，“子钱”即本钱。而无盐淡的方圆赊贷行，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可以说长安城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因为前线战事紧迫，这些天前来向无盐淡借钱筹备军饷的列侯们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寅时刚过，他们就候在了赊贷行大门前。卯时之后，数十号人满满当当挤在赊贷行大厅。大家一边互相议论着，一边焦急地等待。

跑腿的伙计钱串子正在忙前忙后地为客人们端茶递水。这些列侯们虽是有求于无盐淡，却也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赊贷行上上下下无一敢怠慢。只是无盐淡却一直未曾露面，惹来列侯们的焦急催促。

“唉，钱串子，你就别在这儿晃荡碍眼了，快去请子钱家来！”

钱串子无辜地摊了摊手：“小的已经催过了。老爷正在接待客人，马上就到，怠慢之处，侯爷们可千万要海涵。”

催促的列侯又忍不住拍了下桌子，骂道：“这刘濞真他妈的小人！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幌子发动叛乱。皇上已经杀了晁错，那狗娘养的却背信弃义，非但不退兵，还围困了梁国，竟想直取长安，取代圣上，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另一名列侯也义愤填膺地附和道：“可不是？先帝和当今皇上都待他不薄，赐以手杖，允他二十年不朝，他还不知好歹！”

“看来，他还是一直对皇上年幼时错手误杀吴太子刘贤而耿耿于怀呀！”一列侯抚着胡须叹息道。

旁边一个干瘦的老者摆了摆手，说：“你们不要再提这些无用的了。事已至此，眼下最该关心的，是子钱家可否会借钱给我们。要知道，这可是一笔风险不同往日的买卖。”

最先的那个列侯皱着眉头，摇头叹气地说：“难说啊。子钱家只是靠赊贷谋生。那刘濞霸占铜山，铸造钱币，又有海盐可以贩卖，流通四海，几乎富敌当朝。此次叛乱也并非孤军作战，听说不但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还派人勾结了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单单是刘濞本人，就派遣了二十万兵力，如今伙同七国，号称有五十万人马。目前战况对我朝廷很是不利。”

立马有人接下话茬：“听说前几日血战梁国城，梁国上下损失惨重。”

“这可如何是好？”老列侯拊掌叹息。“我等封地、家眷皆被吴王所掳，好不容易逃到长安，以为能稍有喘息，谁知皇上又命我们三天内筹集军饷，随大将军出兵征讨，今天已是最后期限，可我们手头紧俏，半点能挤出来的钱财都没有啊。”

“我们这几日踏遍长安，可城内的子钱家都不愿意赊钱，怕汉军失败，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赔个血本无归。虽觉可恨，但咱们又不能对正经商人用强征讨，这可如何是好？”

“苍天呀，求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吧！”

议论声渐渐变成了诸列侯的祈祷与低嚎，传入后厅的声音也渐次低了。一缕青烟在静谧的空气中盘旋着，像蛇尾巴似的往土黄色的墙壁上爬。

墙上，挂着一幅绘着放大的“青蚨”的画像，周围用一圈铜钱绑着作点缀。

无盐淡穿着一身素色衣袍，中等身材，头顶挽着发髻，横插一柄木簪子，簪子一头削尖，一头刻成了铜钱的模样。他直立在画像前，手里秉持着一炷香，虔诚地行着大礼，跪拜“钱神”。

无盐淡夫人和管家法政等人静静地立在一旁，不敢声张打扰。看到钱串子满头大汗地跑进后厅来，夫人也是悄悄地朝他使了个眼色。

钱串子立马放轻了脚步，退到一旁去。早已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的他，心知这祭拜才刚刚开始，不知道等当家的作出决定，还要多久……

不觉已是黄昏时分。梁国城外，吴军大帐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占据着平原之地。

撑得最大的主帅帐内，刘濞对着地图正在认真研究。

丞相和谋臣田录伯一千人等分列两侧，静默不语，谁也不敢轻易打扰刘濞。

“大王，请先用膳。”一名士兵端饭进来，放在刘濞面前。

谁知刘濞勃然大怒，一把将饭菜打翻，吓得士兵连忙跪下请罪。刘濞却不看他，只是将双手撑在桌上，阴狠的目光直视着前方，口中怒斥：“小小梁国城，竟敢阻拦本王数十万人马！”

田录伯赶紧拱手上前，宽慰道：“大王，今日一战，梁国主力损失过半，再战我军必胜，请大王无需过多操心，当心气坏了身子。”

刘濞咬牙切齿，一张脸几乎扭曲变形，一字一顿地说道：“刘武，胆敢坏本王大事，一定让你尝尝本王的手段！”

帐外，初冬的寒风呼啸着。渐渐地，天色也越发昏暗了。

长安城被一抹斜阳笼罩着，猩红如血的光晕在西边山头无边无际地蔓延，好像就快要流泻入城，淹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方圆赊贷行的后厅内，光色已经暗淡。

无盐淡跪拜完钱神，双腿几乎已经麻痹，幸而夫人上前搀扶，他才慢慢起身。夫人见无盐淡面色凝重，也心知夫君这次面对的问题非同小可。

管家法政弓着背试探性地问道：“老爷，他们已在前厅等了整整一天了。”

无盐淡叹了口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叹！可叹！”

“老爷，您决定了？”夫人小心翼翼地问。

无盐淡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直愣愣地看着停留在门槛上的一只猫，半晌之后才招了招手，让钱串子递过沏好的茶，轻轻地呷了一口。放下茶杯，无盐淡举步走到案几前，从怀里摸出了一枚铜钱，仔细看了看正反面，随即抛向空中，继而用双手稳稳接住，将铜钱顺势合在了双掌之间。

“正面，答应。反面，不答应。钱神啊钱神，该是你给小人答案的时候了。”

无盐淡在心中默念着，缓缓打开了手掌……

片刻之后，赊贷行前厅响起了钱串子一声高亢的呐喊：“子钱家到！”

早已等得心灰意冷的众列侯们，顿时精神振奋，纷纷站了起来，向走进来的无盐淡示以友好笑容，给他让开了一条道，让他走去上座。

“实在抱歉，草民琐事缠身，让诸位大人久等了，还请海涵！”无盐淡抱拳说着，在法政的陪同下，坐到了上位。这一向是他招待客人时坐的地方。

先前大骂刘濞的列侯率先开口，开门见山地说：“子钱家，情况紧急，咱们就不绕弯子了。这吴王起兵叛乱之事，想必您早有耳闻。如今我等受皇上旨意，随条侯周亚夫将军出兵征讨，奈何钱饷不足，难以行军，特求子钱家赈贷，保我大汉天威不受奸人所败啊！”

无盐淡一反先前在后厅时的凝重神色，满脸堆笑，将刚喝了一口的茶杯推到一边，环顾诸侯：“好说，好说。诸位列侯情系大汉安危，无某不才，愿尽微薄之力，共荡叛寇。”

这一言让列侯们喜出望外，顿时响起一片赞词，几乎都要跪下来，一位列侯抹着眼泪对无盐淡行大礼：“子钱家好胸襟，我等感激不尽哪！”

无盐淡赶紧起身搀扶起他：“诸位都是有身份的人，这份大礼不是让无某折寿了吗？不敢当，不敢当，诸位还是快快请起吧。”

待劝说了众人重新落座，无盐淡的语气也沉重了一些，叹息道：“七国诸侯以下犯上，不自量力，冒犯皇上天威，我等身为大汉子民，理当尽心竭力，保我江山。”无盐淡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吴王财富殷实，又人才济济，此战结果实在难料。想来搁到别家，也没有赊贷行愿意承担起这样大的风险……”

他话还没说完，列侯们就起了一阵骚动。

“子钱家，这件事您可不能坐视不理呀！长安城里，我们也就能指望您了！”说着就要拱手跪拜，以示哀求。

无盐淡对法政使个眼色，让他迅速上前扶起那位列侯。接着，无盐淡摆了摆手说：“大家无需紧张，我无盐淡做赊贷行，讲究的就是信誉。方才在下已经答应过各位，自当鼎力相助，不会食言，只是……”

看着无盐淡欲言又止的模样，列侯们是说不出的着急，生怕他会反悔，连忙催着他：“子钱家还有何顾虑，但说无妨。”

“既然大家都是爽快人，那无某也不卖关子了。”无盐淡将手放在茶杯上，拨弄了两下，然后打起了更足的精神。“诸位列侯都心里有数，我们赊贷行是个什么营生，草民区区子钱家，也是赚个辛苦钱。而这次赊贷又非同以往。一则战争结果难以预料，如果吴军取胜，赊贷行亏空事小，那吴王日后定然也不会放过草民，难保草民身首异处；二则长安城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所有赊贷行都拒绝放款，在下要承担起常人所不敢承担之风险，是而得到的回报也理应与之相称。所以，诸位要草民赊贷可以，但此战朝廷如若取胜，得付给草民十倍利息以作偿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无盐淡的要求如同一记惊雷，在人群中炸开，引起列侯们一阵骚动和热烈的讨论。几番协商之后，终于有位老者出来说话：“子钱家，目前也别无他法，您这笔钱若真能救得了我们这燃眉之火，十倍付息也是你应得的。”

无盐淡听闻，旋即大手一挥：“法政，通知账房，立马准备一万金，装箱上马。”接着，他又客气地邀请诸位列侯在赊贷行后院一起用餐。饭毕，列侯们拉着准备好的一万金，喜忧参半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路程。

无盐淡和夫人站在门口，望着被朔风吹得高高飞扬的汉家旗帜，微叹一口气。

“老爷，您觉得汉军真的能够得胜吗？咱们这次可是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做的买卖啊……”

听到钱串子小心翼翼的问话，无盐淡仅仅置之一笑，并不回答，眼眸中茫茫的散光，透出几许惆怅。

汉军精兵整装待发，浩浩荡荡地出了长安城，迎着清晨的烈风行进在平坦的大道上。

一辆六乘的马拉战车行在队伍前头，太尉条侯周亚夫神情镇定地扶手立于车上。自当年追随文帝，到如今，身为汉朝得力战将的周亚夫南征北战，已是积累了满鬓风华，脸上也有了岁月的条纹。但他的一双虎目仍是炯炯有神，看似直视前方，却是广观六路，未有丝毫错失。

“报——”一探军从前方飞马来报。

“讲。”周亚夫示意马夫停车，让那探子从容讲来。探子道有位壮汉前方拦路求见于周亚夫。这军队急行军，事关重大，此人竟敢如此大胆，周亚夫心想此人定不简单，于是命探子带人上前来。

很快，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就牵着马随士兵过来了。

周亚夫见那汉子生得脸宽颌方，面部轮廓如同刀劈斧刻，处处流露着行走江湖之人的沧桑痕迹，暗中猜想此人的来意。

汉子豪爽地向周亚夫抱拳：“草民剧孟拜见条侯！”

听到汉子自报名姓，周亚夫眼眸微眯，问道：“剧孟？阁下难道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大侠剧孟？”

“大侠不敢当，都是江湖中的哥们弟兄抬举罢了。”剧孟谦虚说道。

“早闻剧孟大侠之名，今日有幸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不知大侠为何拦下本帅车马？”周亚夫对那汉子也是越发恭敬。

“闻条侯奉皇上之命，率兵东进平叛，特来投奔，愿在条侯帐前听令，为国家尽绵薄之力。还望条侯不嫌弃草民一介江湖武夫，收留在下。”剧孟抱拳颌首，言辞恳切。

周亚夫立时大喜：“出征还未开战，就有贵人助阵，真是天佑我也！好！大侠就留在本帅身边，但愿能为本帅冲锋陷阵！”

“承蒙条侯信任，必当在所不辞！”剧孟如沐知遇之恩，连忙答应。

大军很快行进到了淮阳城外，周亚夫命战车在城外停下，又传令三军在此休整。周亚夫召集众将在营中议事，一干谋臣与先锋邓峰、护军赵涉以及剧孟等人围着地图，各抒己见，议论纷纷。

邓峰指着地图说：“就目前形势而言，吴军士气锐利，难与其争锋；相比之下楚军则稍逊，在战争中不会坚持太久，一旦打开缺口，很快就能将其击败。”

剧孟接道：“那我们就选择逐个击破。先击溃吴军的盟友楚军，让吴